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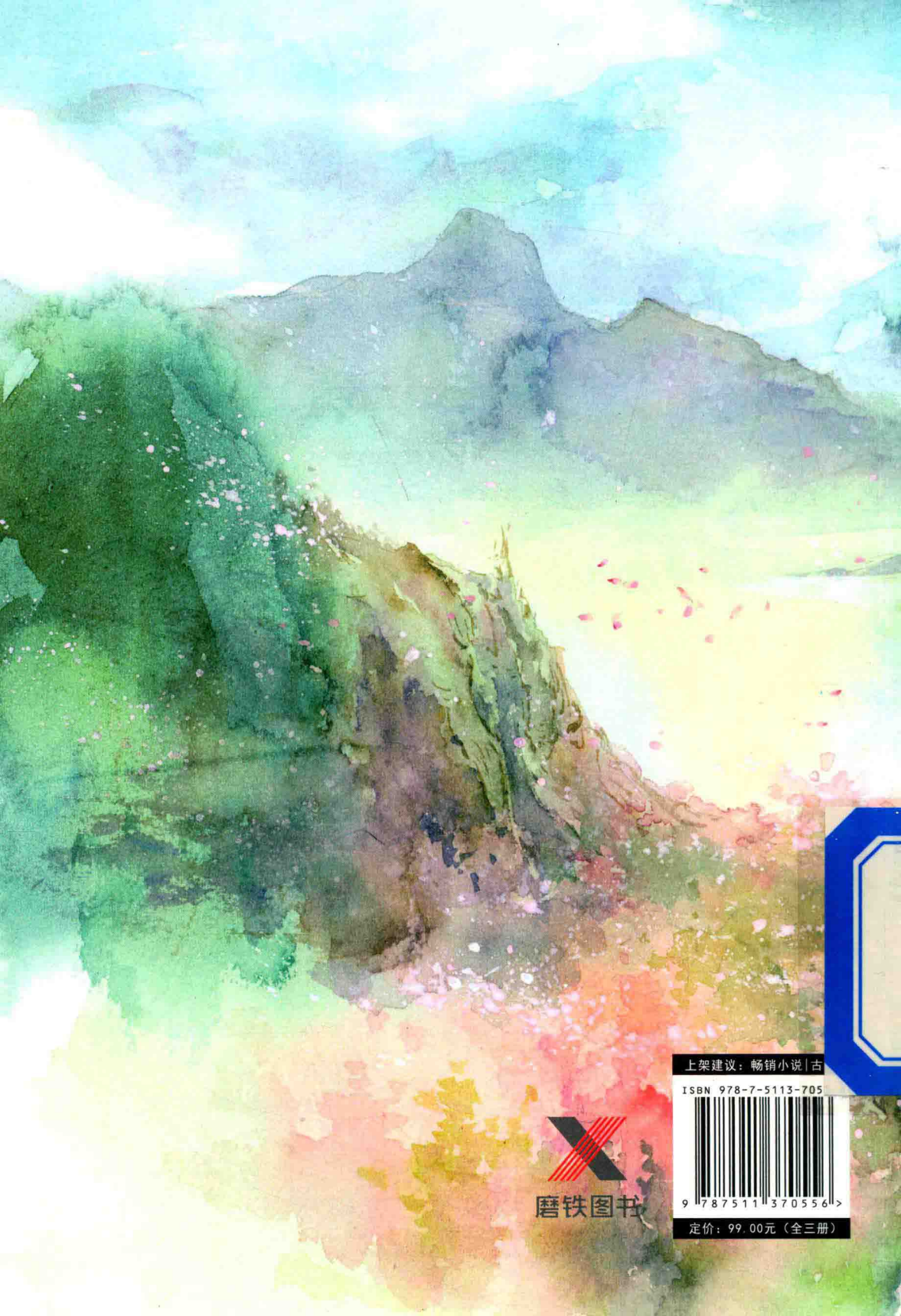
1 中 1

帝少凰途

佩璃·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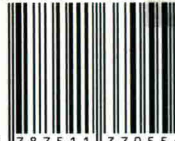
龙困浅滩，凤凰涅槃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

上架建议：畅销小说|古

ISBN 978-7-5113-705



9 787511 370556 >

定价：99.00元（全三册）



磨铁图书



龙困浅滩，凤凰涅槃

佩璃，著

帝凰途

| 中 |

中国华侨出版社
北京



大美中国

中国最美的地方

第二十一章 /	双生子诞，必有国难	001
第二十二章 /	阴差阳错，身份更迭	015
第二十三章 /	飞蛾扑火，打草惊蛇	038
第二十四章 /	醉笑一场，酒醒断肠	053
第二十五章 /	龙困浅滩，凤凰涅槃	060
第二十六章 /	斗智斗勇，力挽狂澜	079
第二十七章 /	金蝉脱壳，远走高飞	096
第二十八章 /	风起云涌，山雨欲来	111
第二十九章 /	明珠溢彩，龙吟惊鸿	131
第三十章 /	情不知起，一往而深	150



第三十一章 / 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

第三十二章 / 人事变迁，渐行渐远

第三十三章 / 无路可走，无法回头

第三十四章 / 运筹帷幄，反败为胜

第三十五章 / 爱恨情仇，一念之间

第三十六章 / 恩威并施，刚柔并济

第三十七章 / 后宫纷争，硝烟再起

第三十八章 / 水落石出，真相大白

第三十九章 / 枕戈待旦，蓄势待发

第四十章 / 风云变幻，前路茫茫

293

273

263

253

238

223

204

194

178

165

第二十一章



双生子诞，必有国难

当初春的微风拂面而过，微浓和冀凤致终于穿越了十万大山。这时正值冬季，万物蛰伏，冀凤致行走江湖经验丰富，微浓又是百毒不侵，因此师徒二人赶路有恃无恐。

冀凤致是个奇怪之人。行走江湖数十载，号称“江湖第一游侠”，年过不惑却是孑然一身，无妻无子。他生平自创的两套绝学也是相克的：先创了一套峨眉刺招式，因他名中有个“凤”字，便取名“与凤还巢”；后来又创了一套克制“与凤还巢”的剑法，名曰“游龙逐日”。

微浓还记得，十九年前师父途经房州，偶遇五岁的她，说她“骨骼清奇，筋骨极佳”，想收她为徒。姨丈、姨母自然欢喜不已，当即让她拜师学艺，师父问她想学哪一套招式，她想学更厉害的“游龙逐日”，但师父却又说她“资质不够”。

当时她就觉得奇怪，师父明明夸她“骨骼清奇，筋骨极佳”，怎么又说她“资质不够”？

这一次与师父重逢，她才终于解开了多年的疑惑——如她所料，她的亲生父亲良夜，原名夜凉晨，与师父冀凤致同出墨门。当年她意外出生，父亲无法前来相认，便请求师弟冀凤致代行父职，传授她武艺绝学。什么“骨骼清奇，筋骨极佳”，都是师父胡诌的，她不过是个资质平庸的小女孩罢了。

身世闹过一场乌龙，微浓原本怨恨父亲的怯懦，但随着拜师的真相浮出水面，那一点怨恨也消散无踪了。她已不想沉湎在过往里，如今她只想抓住眼前，抓住云辰写下的三个字——去姜国。

姜国境内林木繁茂，百姓对大自然又敬又畏，因此国内城池的名字一律与树木有关。譬如十万大山脚下的落叶城，还有他们即将抵达的姜国国都——苍榆城。

来时路上，师徒两个早已商量好，打算让连庸引荐他们去见姜王后。但只要想起他的弟子连鸿正在燕国为官，不知怎的，微浓心里又有些抗拒。

冀凤致猜到了她的心思，便宽慰道：“连鸿是不是宁国细作尚待考证。他若真是祁湛安插的人，又何苦为了我暴露身份？也许他真的料事如神，算出我到了燕国呢？”

微浓正是考虑到这一点，才没对聂星痕说得那么明白，只告诉他“连鸿有异”，让他提高戒备。不过，她倒希望连鸿是宁国细作，如此一来，她便可以说服自己，那些批语全都是别有用心。

在连庸的安排下，微浓和冀凤致只等了十天，便见到了姜王后。很久之前，微浓便听说她驻颜有术，可饶是如此，见到她本人时，微浓还是大吃一惊。

眼前这位王后娘娘闺名楚瑶，亦曾是楚国的大公主。毫无例外，她也继承了楚王室的好样貌和好气质，冰肌莹彻，端丽冠绝，举手投足间充满贵气。算起来，她将近四十岁了，可肌肤却如上了釉的白瓷一般细腻光洁，丝毫不见风霜之色，看起来至多二十出头。

若不是发髻上那顶蛇形后冠，还有腰间的蛇纹描金腰带，很难想象如此风姿的她竟会是一位铁腕王后。

许是习惯了众人赞叹的目光，面对微浓的打量，姜王后只是微微笑着，毫无骄奢之色。与此同时，她也在打量微浓。

“说来微浓姑娘也该是我的弟媳，只可惜造化弄人。”姜王后面上浮起一丝淡淡的哀伤，称呼上却与她划清了界限。

“能成为楚璃的妻子，是我一生最大的荣幸。”微浓亦是伤感。

姜王后闻言面露欣慰之色，缓缓点头：“不枉他待你这么好，临终前还想着你。”

“临终”二字一出口，微浓心头顿时“咯噔”一声，不自觉地脱口而出：“那云辰是……”

姜王后叹了口气：“他是玳弟。”

虽然早已预料到了这个答案，但微浓还是不肯相信。这是何等机密之事，姜王后不该如此轻易就告诉自己！而且云辰那张脸，那气度，那举止……实在与楚

璃太像了！

姜王后看她不愿相信，又是轻轻一叹：“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了，个中内情要从四十年前说起。”

姜王后的目光忽然变得很悠远，引着微浓和冀凤致陷入一段沉沉往事之中：“多年以来，楚国流传着一桩佳话——我父王与母后鹣鹣情深，我们姐弟六人一母同胞……

“其实不然，我并非母后亲生。”姜王后坦然相告，“我父王和母后鹣鹣情深是真，但我却是教养宫女所出。当时母后嫁入东宫四个月，而我亲生母亲已有三个月身孕。太子新婚期间传出丑闻，折辱王室的颜面，母后便顺水推舟假装有孕，主动认下我，又将我的亲生母亲秘密处死。”

所谓教养宫女，是宫中教导王子男女之事的宫女，往往是承过宠而无封之人。她们既受过王恩，出宫已是不可能了，其中性情好的女子便会被派去给王子们“启蒙”。说得难听些，就是同侍父子二人。

这样的宫女，往往都是赐过药的，不会再有身孕。而且在王子娶妻纳妃之后，她们也就失去了作用，运气好一些的，王子念个旧情，替她们谋个差事；运气差一些的，只好在宫里自生自灭了。虽然荒诞又残忍，但这已是流传了千百年的规矩，谁若坏了这规矩，便是有违礼制。

可楚璃的父亲——当时的楚太子既然已经娶了正妃，怎么还会与教养宫女继续厮混？即便太子妃有什么隐疾，可放眼整个东宫都是太子的人，他怎么就让教养宫女有了身孕？微浓愕然之余，实在难以将这荒唐事与楚王清峻的面孔联系起来。

姜王后看到微浓的表情，面上露出一抹讽刺：“其实母后这么做无可厚非，一则她不想让父王的长子、长女落在别人头上，二则她也是为了遮掩这桩丑事。因为此事，王祖父对母后赞不绝口，我父王也对她百依百顺，从此令她椒房专宠。

“我幼年时，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，想着自己是父王和母后唯一的孩子，不知有多骄纵。后来我懂事了，才觉得奇怪。宫里既没有嬷嬷教我宫规，也没人教我读书、女红……”姜王后说到此处，颇为遗憾地叹了口气，“我当时毕竟年幼，根本想不到其中内情，便被生生耽误了。及至十岁，诗书、礼仪一样没学，性子也渐渐野了，外人还道是父王和母后宠溺我。

“说来倒也奇怪，这期间我母后曾有过两次身孕，均是小产。她便怀疑是我出身低微妨碍了她，要找个理由将我赶去别宫。我自然不肯，在宫里大闹了一场，将母后气晕了。她这一晕，却被御医再次诊出了身孕。”

姜王后看向微浓，忽然露出一抹奇异的笑：“而且，她还怀了双生子。这一下子，我从灾星变成了福星。”

“双生子！”至此，微浓终于明白姜王后要说什么了。这可是天大的喜事，为何对外却说，楚璃和楚珩相差一岁半？微浓难掩疑惑之色，本欲插问一句，可想到姜王后此刻的心情，决定继续当个倾听者。

姜王后见她欲言又止，便幽幽续道：“当时父王才刚登基，母后就怀了双生子，本是宫里一件喜事。父王怕母后再次小产，便在宫中大做法事。但没过多久，诊出母后怀有双生子的两名御医相继获罪，说是诊断有误，母后有孕是真，但并非双生子。万幸的是，母后一举得男，父王当即册立其为太子。这个孩子就是复熙。”

复熙，是楚璃的表字。寻常人家的男子一般都在弱冠之时由长辈赐字，但王室宗亲通常会早一些，十三四岁通了人事，或是定了亲，便会取表字。

姜王后沉浸在了回忆之中：“宫里有了太子，所有人都围着他转。我还是以养病为由被送去别宫，这一走就是四年……直到我及笄之前重回宫中，才晓得母后又添了珩弟。我原本以为父王终于记起我了，谁知他是打算为我议亲。

“我当时心想，嫁出去也好，只要我将两个弟弟照顾好了，父王必定会为我说明一门好亲事。于是我尽心尽力地照顾复熙，但我没见过珩弟，父王说他早产体弱，已将他送去长生观抚养，要到五岁之后才能回来。”

姜王后话到此处突然停顿，别具深意地看向微浓：“你猜出来了吗？”

微浓沉默，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好猜的，姜王后已经说得如此清楚了。当年楚后怀的必定是双生子，却不知为何要掩人耳目，改口称只怀了楚璃。世人都是信坏不信好的，所以宫人们必会相信是御医诊断有误。

楚后偷偷生下了双生子，随后将楚珩秘密送去长生观抚养，又怕年幼的楚瑶发现，便以养病为由将她送去别宫。直到一年多后，楚后又谎称再次怀孕生子，才给了楚珩光明正大的身份。

孩子年幼之时，相差一岁便甚是显眼，越大越不容易看出年纪。所以楚王将楚珩送去了道观抚养，直至他五岁之后才接了回来。其实他当时已经和楚璃一样六岁多了，但小孩子长得快很正常，对外宣称五岁也能瞒得过去。再者同父同母的兄弟两人，长相相似也不为过，谁也不会怀疑他们是双生子。

可令微浓不解的是，双生子明明是大吉大利之事，楚王和王后为何要瞒着，再给楚珩安插另一个身份？微浓如此想着，便将这疑问说了出来。

姜王后闻言叹道：“这也是我离开楚国的根本缘由。”她转过身去，背对

微浓，抚摩着手边的鎏金桌案，“玠弟刚回宫时，我因没见过这个弟弟，便偷偷跑去看他。当时他在午睡，我把他逗弄哭了，怕被嬷嬷发现，便躲在床榻下头。谁知母后竟亲自来哄玠弟，没过多久父王也来了，命人将玠弟抱出去，要和母后密谈。”

姜王后说到此处，竟又沉默许久：“他们说说话，我在床下偷听，才知六年前母后的确怀了双生子。但钦天监和几位高人同时测算出一个预言……

“双生子诞，必有国难。”姜王后重重地道出玄机。

“双生子诞，必有国难。”微浓不禁呢喃着，心头忽地一窒。

姜王后亦是苦笑：“当初父王害怕预言成真，便想让母后将孩子打掉。可母后先前已有过两次小产，这次又怀了双生子，一旦落胎极有可能终身不孕。两人商量着如何避开钦天监的预言，最终想出这个法子，让玠弟改了生辰。”

“这岂不是自欺欺人？”微浓终于忍不住评价。若非知道楚国的结局，她几乎要嘲笑这个荒唐的法子。

姜王后却能够体谅：“虎毒尚且不食子，有哪个父母愿意将自己的孩子杀掉？更何况还是为了一个渺茫未知的预言。这也算是折中之法吧！”

是啊！换成任何一对父母，大约都会如此吧！微浓追问：“然后呢？”

“然后？”姜王后又转过身来，目色平静，波澜不惊，“然后我知道了这段秘密，简直寝食难安，最终做出了一个决定——杀了玠弟。”

微浓大惊失色：“他是您的亲弟弟！”

“我知道，但我当时性子早就野了，根本不知伦常、礼仪为何物。”姜王后微微垂下双眸，“我只知道我是楚国的大公主，我不能让楚国蒙难。既然父王和母后下不了手，就让我来代劳。”

微浓突然想起聂星痕说过，楚玠的左脸早就破了相，她立刻问道：“那楚玠脸上的伤……”

“是我烧的。”姜王后坦然承认，“某个午后，我借口去看玠弟，踢飞了桌案上的油灯，我甚至假装自己被偷袭，晕倒在玠弟的屋子里。等侍卫发现之时，整张床榻已经烧着了，玠弟坐在床上大哭，我和嬷嬷都昏倒在他身边。”

踢飞油灯、火烧床榻……微浓觉得这个计策很熟悉。五年前，在燕、楚边境的驿站里，她第一次试图杀聂星痕的时候，他就是这样做的。

可那时聂星痕已过弱冠，手段自然不在话下。楚瑶当时才多大？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，能想到如此手段，真是不容小觑！也难怪她一个异族女子能坐上王后之位，而且还是在如此排外的姜国。

后面的事不用说，微浓大约也能猜到了。必定是楚珩没死，东窗事发，楚后要为儿子报仇，楚王也要杀楚瑶灭口，掩盖双生子的事实。无奈之下，她只好逃离楚国，求得姜王庇护，最终当上了姜国王后。

这就是当年楚国大公主与楚王决裂的原因，牵涉到了这样一段宫闱秘事。难怪自己做了三年的楚太子妃，人人都对大公主楚瑶讳莫如深，而楚珩也早早封侯出宫，鲜少在宫中露面。

这些内情，楚璃当初知不知情？他若知道，心里又是怎么想的？

而到了此刻，姜王后平静的情绪也终于被打破，就如那白釉瓷面上突然裂开一道细痕，然后渐渐扩大，终致粉身碎骨：“在父王派人追杀我时，我才晓得自己的身世。难道就因为我生母低贱，我就活该低人一等？那楚珩呢？他是王子，是王后所生，他就能遇难成祥？即便危及江山，父王也不愿意放弃他？”

被亲生父亲派兵追杀，从安享富贵的公主变成孤身逃亡的弃女，微浓能体会楚瑶当时的心情。

一桩宫闱秘史，牵涉到国祚根基，任谁是楚王，大约都会选择牺牲庶出的女儿，保住嫡出的儿子吧！这就是可笑的命运！

但显然姜王后一直不能释怀，又窃窃地笑了起来，美眸中闪过凌厉之色：“你可知道，从离开楚国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发誓，我要摆脱这卑贱的出身，我要亲眼看到他们遭受报应，看那预言何时成真！”

是啊，那预言真的成真了！十余年后，太子楚璃已近弱冠之龄，提出要和燕国联姻。楚王想起那条预言，便同意了联姻之策，想给自己留条后路。于是，楚太子妃的宝座给了她这个燕国女子，即便她只是个私生女，即便她迟迟没和楚璃圆房，楚王也给予了她最大的宽容。

微浓如今已经知道，即便没有聂星痕的举荐，当年楚璃要娶的人也是她。可她若是没有嫁过来，是不是一切就会不一样？聂星痕就不会主动请缨？楚璃就不会死？楚国就不会亡？

可这恰好就是楚璃的选择，然后她嫁了，然后聂星痕攻来了……

双生子诞，必有国难。

冥冥之中，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，将一切人和事牵连在了一起，做成了一个无解之局。环环相扣，生死相系。

“那云辰这个身份从何而来？”微浓从往事中惊醒，问出了最重要的事，“我曾看过他的来历，不像造假。”

“云辰确有其人，”姜王后淡淡叹道，“他是宁国宰相遗弃的孙子，师承

高人，有经天纬地之才。不过，当我慕名去十万大山拜访他时，他已不久于人世了。”

“他病了？”

“是啊。”姜王后的语气颇为遗憾，“他一直以来的抱负，是让他母亲扬眉吐气。只可惜还没等到他出仕，云母就病逝了。他悲愤郁结，从前又是昼夜读书，早已将身子熬垮。当时玢弟在十万大山治疗脸伤，听说他的身世之后，便想顶替他的身份。他答应了，但提出一个条件，就是要玢弟在他死后照顾他的妹妹云潇。”

所以如今的云潇是真云潇，而云辰只是楚玢假扮，并不是楚璃死而复生。

这个事实令微浓难过、失望，但她还是存有疑惑，不愿死心：“王后娘娘可否告知，楚玢为何要顶替云辰去宁国？”

“若我说不知道，你信不信？”姜王后正色反问一句。

微浓没有接话，意思显而易见。

姜王后无奈一叹：“玢弟未曾与我交心。他到了姜国之后，只让我做了四件事——帮他恢复容貌，替他安排新身份，为他造势去宁国，借他一千万两银子。”

这四件事，以姜王后之力都不难办到。倘若楚玢真与她不甚亲近，他提出这四个条件也不算过分，至少姐弟一场，姜王后不会拒绝。微浓如此想着，也没再多问什么：“多谢王后娘娘相告，民女都记着了。”

姜王后自然听出她的敷衍之意，便也直白地道：“玢弟送信给我，是让我说清他的身份，好让你死心。”

言下之意，是让自己不要再去打扰云辰了。微浓抿着唇，没往下接话。

姜王后怜悯地看着她，软下口气：“你如此痴心执着，复熙他泉下有知，定也安慰了。但此事你最好不要再过问，玢弟自幼被压制，如今又遭遇国破家亡，身上戾气很重。”

戾气很重？微浓细细品味这四个字的意思。

姜王后看到她的反应，便知道她不会轻易死心，遂明示道：“你是个懂分寸的姑娘，为何总是要将自己置于险境？难道十万大山的教训还不够吗？”

“教训？”微浓猛然抬眸，眸中射出凛凛寒光。

姜王后被这目光震慑了一下，旋即面色恢复如常。

微浓见状，转而对冀凤致道：“师父，我有些话想单独对王后娘娘说，您先回客栈等我行吗？”

冀凤致眉目微蹙，似在斟酌。从见到姜王后以来，他未曾说过一句话，此刻

也没有开口。

微浓见他不愿离去，遂故意笑道：“王宫里守卫森严，师父不必担心。”

冀凤致看着她自信十足的笑容，终究是开了口，却意有所指：“你在王后娘娘这里，为师自然不担心，怕就怕你在回客栈的路上，遭遇什么飞来横祸。”

“不会的。”微浓笃定地笑，又看了姜王后一眼，“王后娘娘定会派人保护我的。”

师徒两人一唱一和，自始至终，姜王后都毫无反应。

冀凤致却是点了点头，起身告辞。

他前脚刚一离开，微浓便直白地说道：“杀我的人，是云辰身边的侍卫，竹风。我认得他。”

姜王后露出一丝隐晦的笑意：“你想问什么？”

“很多，但恐怕娘娘不会再告诉我了。”微浓不卑不亢，抿了一口早已凉透的茶，直奔主题，“倘若民女没猜错，您不会让我们师徒再去宁国。”

“看来我方才一番口舌没有白费。”姜王后笑着承认。

“王后娘娘若想阻止，我们师徒也走不出苍榆城。”微浓早已认清事实。

姜王后笑意未改。

微浓从未像眼下这般清醒冷静过，也从未如这般忐忑不安过，今日她能不能走出姜王宫、能不能达到目的，就在这一刻了！

她用食指点了点手边的梅花小案，故作淡然地道：“其实云辰去宁国的动机并不难猜。他一定是想借助宁国的力量，报仇复国。如今燕、宁两国已形成对峙的局面，只要他稍加挑唆，两国爆发战事，他就能借宁王之手铲除聂星痕。”

“这只是你的猜测而已，不是我说的。”姜王后不置可否。

事到如今，微浓实在不知道，这姐弟俩还有什么可隐瞒的。就连聂星痕都能猜到云辰是楚珩，难道别人还猜不到他改名换姓的目的？傻子都知道防范他了。

而至于宁王知道多少，微浓还真拿不准，可祁湛是见过楚璃真容的，想必也不会轻易打消疑虑。如此一分析，云辰目前虽无性命之忧，但前途未必明朗。

微浓便将自己的分析告知了姜王后。

可这个女人实在太难被说动，她仍旧不肯松口：“即便珩弟情况堪忧，我又为何要相信你？你可别忘了，你是燕国人，我焉知你不会向聂星痕通风报信？”

微浓不能否认，自己被这句话问住了，这也是她如今最矛盾之处。她到底要站在哪一方？她到底该帮谁？但心底的这份犹豫，她并不打算让姜王后知晓。

“我不会参与他们的斗争，我只想救云辰一命。如今宁国王太孙原湛已经对

他存有疑心，他没那么容易站住脚。”微浓顿了顿，劝说姜王后，“不瞒您说，我与原湛有些私交，我若说一句，也许他会信。”

私交？姜王后上下打量微浓一番，毫不掩饰讽刺之意：“看来复熙死后，你过得不错，有燕国摄政王撑腰，还与宁国王太孙相交。”

若是从前，微浓必定会迫不及待地辩解，声明自己对楚璃的忠贞。但眼下她不会了，反而会微妙地笑言：“那您也该明白，倘若我迟迟滞留姜国没有消息，这两位都不会袖手旁观。”

借力使力！姜王后忍不住要拊掌大赞，终于不敢再小看微浓。

微浓也再无顾忌：“只怪您太不高明，当初没让竹风一刀砍死我。”

“是你运气太好了。”姜王后亦是微笑，就像是在说着什么闺中之语，而不是在轻言定下一个人的生死。

“您不晓得我的性子，我是越挫越勇，不是知难而退。”微浓面色冷然，“既然您没有一击即中，我就不会再给您第二次机会。”

微浓此言一出，姜王后的笑意终于被打破，眼中渐渐显露出一丝杀意，异常刺眼。

微浓毫不怯懦：“我知道您能瞒过云辰，我也没打算告诉他这件事，毕竟您是为了保护他。”

姜王后美目微眯，在丹墀上看着微浓，微浓也在看着她。两个女人对视着，眼波隐动，恰如两片不可捉摸的大海，一个暗涛汹涌，一个波澜不惊，各不相让。

“你非去宁国不可？”

“是。”微浓态度坚定，“我知道，他不愿意让我去宁国，所以才让我来找您，想让您困住我。所以，我恳请您不要告诉他，让我悄悄地去。”

“你去了能做什么？”姜王后直白地问道，“倘若玠弟真要复仇，你帮不帮他？”

兜兜转转，还是这个问题，这个最棘手也最矛盾的问题。云辰的筹谋根本藏不住，迟早会有暴露的一天。真到那时候，他赢，则聂星痕死；聂星痕赢，则他死；或者他中途被宁王识破身份，那时宁王会放过他吗？

她该怎么做？云辰、聂星痕、祁湛，她该帮谁？

微浓想了很久，才敛容正色，缓缓答道：“我只能说，倘若他最终复仇失败，无论是落在宁国手里，还是落在燕国手里，我都会竭尽全力保他不死。”

说出这番话时，她突然想到了燕高宗聂旻。曾几何时，他逼着她嫁给聂星

逸，也是做的这个打算——保输者不死。真要说那段经历带给她什么启迪，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个。

聪明之人会在失败中汲取教训，化为前进的动力。还好，她醒悟得不算太晚。

此时此刻，微浓由衷地感谢燕王，开启了她人生中的第一次智慧之光。因为，她清楚地看到了姜王后面上的动摇之色。

一个时辰后，微浓返回客栈。冀凤致此时早已等急了，正计划着去打探消息，师徒两人便在客栈门口撞上了。眼见着正午已过，两人索性去街上下馆子。

“如何？姜王后没有为难你吧？”冀凤致边走边问。

微浓耸了耸肩：“您多心了。”

“方才她说的话，你信几分？”冀凤致又问。

“乍一听毫无破绽，但我不相信全是实话。”微浓说出自己的想法，“关于双生子的事，还有她出走的内情，大约都是实情。但其他的，我觉得蹊跷。”

“哪里蹊跷？”

“难道师父没发现，姜王后称楚璃为‘复熙’吗？”

冀凤致不大明白：“这有何不妥？楚太子的表字不是‘复熙’吗？”

“是‘复熙’没错，但楚璃是束发^①之后才有了表字，而姜王后在他六岁那年就离开楚国了。”微浓蹙起蛾眉，“倘若姜王后与楚璃亲近，应该称他‘璃弟’才对，就像她叫楚珩为‘珩弟’。她怎么会叫楚璃的表字？”

冀凤致微一沉吟：“这倒也没什么，唤名字显亲昵，唤表字显尊敬。也许姜王后觉得自己已脱离楚王室，而楚璃又是一国太子，不方便再称呼他的名字了。”

这么想也对，微浓似被说服了，转而又道：“还有一个疑点，是关于惊鸿剑的。那把剑一直藏在楚王宫的天禄阁里，除了楚璃没人动过。后来因缘际会之下，楚璃将它赠给了我。按道理而言，这件事应该没人知道。但我去年夜探云府，曾与云辰交过手，当时我穿着夜行衣，云辰没认出我来，可我一亮出惊鸿剑，他立刻停了手。”

冀凤致明白了她的意思：“你是说，云辰知道惊鸿剑在你手里？他凭着这把剑认出了你？”

微浓连连点头，不禁回想起当时的情形，继续推断：“这不是很奇怪吗？倘若云辰是楚珩，他又怎知惊鸿剑在我手里？”

①束发：古代指男子十五岁。

“也许楚珩后来见过楚璃，是楚璃告诉他的？”冀凤致提出异议。

微浓摇了摇头：“不大可能。好端端的，他们兄弟为何要说起惊鸿剑？”

“你不能想得这么绝对。”冀凤致怕她钻进牛角尖，忙道，“也许是楚璃临终之前托付楚珩照顾你，便将惊鸿剑的事告诉他了。”

微浓直觉上感到不对劲，但又说不出哪里不对，蹙着眉头，没再多言。

冀凤致也知道自己打击了她，但又怕她堕入魔障。眼见爱徒的失望之意越来越浓，他只好转移开话题：“姜王后的话半真半假，你这一时半会儿能想出什么？还是先找个地方用饭吧。”

他刚一说完，两人便路过了一间饭馆，冀凤致遂指了指：“就这家吧！”

“好。”微浓心思不在这上头，随口应道。

冀凤致率先迈步入内，微浓随后跟上，但却心不在焉，与人撞了个满怀。而就是这一撞，似撞开了她的灵台，她脑中忽然闪现出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，失声喊道：“师父！”

冀凤致还以为她受了伤，连忙跑回来：“怎么了？”

微浓难以遏制面容上的异样光彩，紧紧抓着冀凤致的手，一把将他拉出门外：“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当年死的是楚珩呢？他们是双生子，也许当年出过什么意外，楚珩代替楚璃上了战场，被聂星痕射杀了。楚王为了保住楚璃，便顺水推舟，对外宣称他死了？”

毕竟以聂星痕的做派，不杀了楚璃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既然楚国兵败在所难免，何不用计将楚璃保下来？只要这个儿子不死，楚国就还有机会！

微浓越想越觉得大有可能！

“这……”冀凤致看着她希冀的目光，忍不住提醒道，“你可别忘了，楚珩当时是破过相的。以聂星痕的谨慎，又怎会认错人？”

“万一楚珩戴着头盔呢？两军对垒，主帅们都离得很远，聂星痕极有可能会认错！”微浓抓着冀凤致的手指越发得紧，迫切地想要取得他的认同，“还有，会不会楚珩的脸早就治好了，但为了隐瞒双生子的身份，他才会一直假装破相？”

冀凤致觉得微浓的想法太无稽了，但一时竟找不到反驳的理由，只能问道：

“你怎会这么想？”

“因为我在楚王宫生活了三年，只听说楚珩不爱露面，但从没听说他脸上有伤！”微浓大胆地说出自己的猜测，“连我都不知道楚璃和楚珩是双生子，燕国更不会有人知道！倘若楚珩脸上没有伤，他会不会替楚璃出战？”